

会长专栏 | Huizhang Zhuanlan

天津市山西商会会长 张世伦

1976年7月28日。唐山大地震严重波及毗邻的天津城！尽管岁月之手能魔幻般淡化人头脑中许多记忆，但这次地震瞬间在我心灵深处刻下的痕迹，却至今难以抹去……

那天午夜，天气闷热异常。我坐在家里的小工作台旁，仍在聚精会神做着试验。此时，攥在手中的毛巾已湿漉漉地能拧出水来。

惬意阵阵袭来。我认真地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写下几组数据，收拾好试验物品，就轻手轻脚爬到被我戏称为“小三楼”的三层单人床最上层去睡觉了。

凌晨3时许，睡意朦胧中的我，被一阵“轰隆隆轰隆隆……”异常的响动惊醒。“打雷了，要下大雨了”揉着惺忪的睡眠，我猜测着。

突然间，我惊异地感觉到睡觉的床猛然左右摇晃起来，而且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。晃动持续了一会，戛然而止。

短暂的平静后，身体感到的则是更加猛烈的上下颠簸与不规则的抖动。

“天啊！”此刻，我彻底被惊醒。我神经质瞪大双眼想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四周一片黑暗，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着、判断着——“啊，地震了！”

想到这里，神经线立刻绷紧到极限。惊恐之际，我根本未加思索，在潜意识的驱动下，一个鲤鱼打挺就抚着床沿从上铺跳了下去。由于屋内漆黑，看不清任何东西，从上铺跳下来后，我“扑通”一下就重重地跌倒在地。情急之下，根本顾不上疼痛，我迅速从地上爬起来，摸黑寻找阿芬睡觉的下铺。

刹那间，我的手终于划拉到阿芬温热的脸。我不顾一切钻进下铺，扑到妻子身上，大声呼叫着：“阿芬，快醒醒，地震啦！”妻子的身体在微微颤抖，呼吸显得格外急促。

小屋内的空气瞬间凝固。大地再次瑟瑟抖动。

猛然间，耳畔轰然响起“轰隆、哗

尽管岁月之手能魔幻般淡化人头脑中许多记忆，但这次地震瞬间在我心灵深处刻下的痕迹，却至今难以抹去……

舍命救“宝”



啦”两声巨响，听得出那是什么东西倒塌的声音。

接下来又是出奇的安静。

我家的房子是临街的一间小平房，下面是一间半地下的地下室。地下室临街的天窗就开在我家北山墙的窗户下面。壮壮胆子，扭头仔细一看，我顿时惊得全身汗毛直立，情不自禁倒吸一口凉气。此时，屋子的北山墙已经没了踪影，屋顶也塌下半截儿。上铺和我的下铺旁散落着稀里哗啦落下的瓦砾、灰片。

我下意识地把妻子抱得更紧了。尽管天色黑如锅底，但仍能从屋里依稀辨出北山墙外的马路和房屋对面河边的两排小树。我顿时惊得目瞪口呆，同时，感到一丝庆幸。如果把床铺靠着北墙边摆放，估计此时此刻，我们夫妻俩一定会被瓦砾埋葬。

抖动停止。死一般的寂静吞没了一切！

突然，从街头传来一声撕心裂肺

的喊声：“地震了！快跑哇！”那是人受到极度恐吓以后，才能从喉咙里挤压出来的、变了形的声音。声音尖利而压抑，几乎很难分辨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呼喊，甚至根本不像是人声。

短时间的寂静后，屋外的声音混乱不堪起来。杂乱的脚步声，拼命的哭叫声等各种声音混杂交织，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。

大地再发淫威。房屋瑟瑟抖动。余震持续不断。

紧紧拥着因惊吓而变得肢体冰凉的妻子，我再也不敢动弹，无奈地等待着大地再次发威。那一刻，我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无穷威力和人类生命的渺小与脆弱。

静静地等了半天，见地不再抖、房不再颤，我的心总算稍微平静了一些。

我低声对妻子说：“快跑！”阿芬“嗯”了一声，她哆哆嗦嗦穿好放在床头的衣服，我只穿着短裤和背心，搀扶着两腿发软的妻子，钻出了下铺，三步

并做两步跨到了屋门。

门，已经打不开了。严重变形的门任凭我使出吃奶的劲拉，愣是纹丝不动。

“快走”！我和妻子选择了从北墙倒塌的瓦砾堆上跑到马路上。

老天爷的脸依旧阴沉着。小雨，淅淅沥沥，时密时疏。街头巷尾，到处都是衣衫不整、表情异样的人群。

我拽着妻子一溜小跑，横过马路，跑到家对面的河岸树下避雨。没过半个时辰，单薄的衣服很快就被淋湿。顾不得爱人拼命地阻拦，我甩开被她拽着的胳膊，跑回已少了一面墙的家，从床底下翻找出一块塑料布扭头就跑。

回到河边树下，我把塑料布的几个角拴在小树上，一个简易的棚子总算有了模样。

天色，仍然墨如绸缎。

望着对面自家倒塌的北山墙，我一拍大腿，叫一声：“哎呀，坏了！”。我突然想到了试验数据资料，啊！全部试

验仪器和资料已被倒塌的北山墙瓦砾埋在下面。脑袋顿时“嗡嗡嗡”轰响起来。仪器被砸坏，毕竟可重新添置。而弥足珍贵的试验数据一旦损毁丢失，我这几年所付出的心血就泡汤了。

我得把资料挖出来！

挣脱妻子的拉扯，我踉踉跄跄地跑到堆成小山般的瓦砾旁，近乎疯狂地刨挖着砖头瓦块。阿芬气喘吁吁追过来，忧虑重重地劝解道：“世伦，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余震，先别找啦。再说，这塌了一面墙的屋顶随时都有可能砸下来，会砸死人的啊！”

我拉着嘶哑的嗓子吼着：“不！要是不及时找出资料来，多年的心血就全毁啦！”阿芬见状，抿着嘴不再吱声，索性也蹲下身子陪我一起在瓦砾堆里刨刨起来。

邻居们见我和妻子在瓦砾堆里玩儿命地刨挖，以为有人被埋在下面，赶紧跑过来，关心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见邻居们表情沉重，我赶忙起身强作笑颜解释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我在找几书本和资料。谢谢啦！”

邻居们听罢我的解释，有的摇头叹息，有的面露疑惑，瞧那眼神和表情，一定是以为我们是在刨挖埋在下方的家里的金钱财宝，说什么挖资料？连命都不顾了么？谁信啊。

天边，逐渐现出一缕鱼肚白。

瓦砾堆已被我和妻子挖出一米多深，资料终于从瓦砾里探出头来，我大喜过望，顾不得磨破的手指钻心疼痛，睁大双眼小心翼翼地扒拉开瓦砾，把“宝贝”从泥土中轻轻捧出。

资料、笔记大部分放在文件夹中，虽有污染，但还算完整，只有一小部分资料已烂成一团。

我一手将失而复得的资料捂在胸口，另一手托着形同烂泥般损坏的资料，看着它，心头隐隐作痛：“这是我的心血啊！难道，难道老天也要阻挡我的科研之路吗？”

他们的言谈中，往往一两句问候就能传达尽同乡谊，一两句家乡话就能传达尽思乡情，常常给人以春风拂面的感觉。

最亲京闽商 最暖象牙塔

□ 高云平

商人乎？乡人也！

小时候曾经惬意地躺在家里的竹椅上，享受着时不时吹拂来的夏日微风，记诵过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。当时人小识薄，还读不懂琵琶女“梦啼妆泪红阑干”的悲感，却隐隐约约读懂了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的控诉。对商人的看法从此有了“重利轻情”这一先入为主的观念。

真正跟商界的前辈打交道是在北漂求学之后开始的。

大一时萌生了在校外找兼职的想法，就通过北京平潭联谊会的通讯录联系上了海吧的林经理。从此开始了断断续续的勤工俭学生涯。林经理是位很有想法的人，好读书、善交友、为人做事诚恳大气。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北京闽籍学子提供了很多实践的机会，让我们得以在课余生活中接触社会、锻炼能力、自力更生。此外他还乐于与身边兼职的学生交心，不断给我们灌输放眼大局、关注细节、认真做事、踏实为人的理念。林经理是我接触得较多的闽籍商人，他在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对我的影响都很大。然而

就我所知，北京闽籍商人中像这样的

热心商人还有很多，他们在商界里运筹帷幄、大展宏图，风采灼人；他们在公益事业上慷慨解囊、济贫扶弱，感人非凡……他们热心国家公益事业，在灾难面前捐钱捐物、倾力救灾、帮扶灾区人民；他们热心家乡教育事业，不仅在家乡投资教育事业，而且在乡外积极扶助贫困闽籍学子的求学生活，热心为学子提供实习实践、勤工助学的机会。正是他们让我们这些闽籍学子在京的求学生活变得多姿多彩，正是他们给了我们新的保障、心的归属。

长善善舞——长者也！

由于海吧是北京平潭联谊会的联络处，兼之又以福建菜色见长，所以来往于此的福建商人络绎不绝，我便有了近水楼台领略在京闽籍商人风采的机会。

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对待弱者的姿态最能体现他的处事原则。所以当我作为一名服务人员——立场性、职业化的相对弱者——穿梭于这一木质古风阁楼里，接待着八方游人、千般来客时，可以轻易地看到人性中真实的一面。

借由海吧这一平台也接触了不少

闽籍商人。他们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平和的，笑容可掬，谈笑间亲切异常，甚有长者的风范。他们的言谈中，往往一两句问候就能传达尽同乡谊，一两句家乡话就能传达尽思乡情，常常给人以春风拂面的感觉。

他们的身上焕发着一股长者的睿智。

不一样的故事，一样的结局。

我是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资助的学生之一。跟同受助的学子聊起各自家里的境况后，最大的感触是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是的，我们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，不一样的故事里，很多无奈可以轻易的剥夺掉我们安心求学的机会。然而在商会广大闽籍商人的热心资助下，我们有了同样的美好现在——顺利地来到北京求学——我们也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握现在创造未来，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也给自己一个报效社会、报答好心人的机会。

在此谨代表在京求学的福建学子感谢关注国家公益事业、热心家乡教育事业、倾囊帮助着在京闽籍学子的商人们！

（摘自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会刊《北京闽商》）



“鄂”是因为

与一个以鳄为名的古国有渊源关系则鲜为人知。

湖北简称的溯源

湖北省的简称“鄂”，固然源于隋朝开皇九年改郢州为鄂州的治所而得名，但更最主要是因为春秋时楚王熊渠将中子红封在今鄂城所熟知，至于说“鄂”是因为与一个以鳄为名的古国有渊源关系则鲜为人知。

据七秩龄童考证：大约4000年前，扬子鳄广泛分布于黄河和长江流域，其时在山西汾河流域就盛产一种“汾河鳄”，而邻近汾河的今山西乡宁县在商代就建有一“鄂侯国”，以捕鳄为业，商纣王时封为三公，以“鄂”为国号。其县至今尚有鳄山（又名鄂山），鄂水，鄂谷等地名。由于古鄂国地近晋都（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，改国名为“晋”），周成王时被兼并，故《世本》载有：“唐虞侯居郢”，不得已鄂国的遗民南逃至今河南洛阳邙山的鄂里坂定居，但此时的成周强盛，虎视眈眈，鄂国被迫再往南迁至今河南南阳一带，史称“鄂”或“西鄂”。周夷王时，周鄂交恶，周、就联军出兵征鄂，鄂人只好再次南迁到今湖北梁子湖畔的“鄂城”（今大冶有鄂王城遗址，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）定居下来，史称“东鄂”。

梁子湖畔川泽交错，山林茂密，虽然周廷一时间鞭长莫及，谁料对楚国熊渠势力的强盛，竟发展到长江中游古鄂国的疆域，以至于周夷王八年（前877年），楚熊渠攻灭鄂国，以此为别都，故《史记·楚世家》载有：熊渠“乃兴兵伐庸、杨粤，乃至于鄂”，从此东鄂属楚。熊渠占领东鄂后，仍以鄂为国名，封其三个儿子中的第二个儿子红为鄂王。熊挚红称王不久，因畏于周厉王的征伐，虽自动去了王号，却同时营造了规模宏大的“鄂王城”，时在公元前840年。此时的“鳄”字，也由鱼字偏旁改为“邑”字旁，就变成城市的名称“鄂”了。这就是湖北简称的由来。及至熊渠卒，熊红嗣位，仍居郢；传六王至熊冢犹居于此，为楚之国都。曾在此出土了熊冢铸“夜而楚公钟”（宋政和三年出土）。古鄂国被楚国消灭了，但其遗民子孙，仍以国为姓，便姓鄂，后来成为“巴中七姓”之一的大氏族。这是后话。

目前，史学界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：

“鄂”的名称，相传是随着古鄂国逐步由北向南迁移，才移到今湖北鄂州梁子湖畔的。例如，《史记正义》说：“鄂，地名，在楚之西，后徙楚，今东鄂是也。夏代的“鄂”地，在今山西省南部的乡宁县，史称“鄂侯故垒”。商代鄂侯之邑，在今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沁阳，商纣王曾封鄂侯为三公。西周初年，鄂族迁徙到今河南南阳。在南阳县北石桥镇附近，有西鄂故城，就是西周鄂侯国的故地，汉代曾置西鄂县。即鄂姓源于山西乡宁县鄂邑，鄂人因受晋国逼迫南逃至河南南阳北，再迁湖北鄂州梁子湖畔建鄂国。而与北鄂南迁的时间成反差的是鄂国并不存在承递关系，云：一、鄂州西南的鄂国，在殷商时就是诸侯国，属扬越族，西周夷王八年被楚熊渠所灭；二、河南南阳之鄂国，是周武王所封的姁姓鄂国，形成于周初；三、山西乡宁之鄂邑，是春秋时晋国的封邑，是姬姓唐叔虞的后裔；四、河南沁阳西北之鄂，也是殷商时期，虽称鄂侯，又称郛，西周后一直称郛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以西伯昌、九侯、鄂侯为三公”是河南沁阳市西北之鄂无疑。孰是孰非，莫衷一是。

（摘自天津市湖北商会网）

史海 | Shi Hai



“此间生意奢华太甚，凡诸客商，名曰便饭，其实山珍海错，巨蟹鲜鱼，诸美味也。习俗使然，并无以此为非者。”

晋商商号之饮食

□ 张正明

山西是面食之乡，山西人喜欢吃面食。然而，饮食的发展与晋商的推动却是分不开的。

晋商商号之饮食，一类是商号内部日常用饭，另一类是做生意待客用饭。商号内部吃饭不付伙食费，有大、中、小灶之分。经理吃小灶，伙计、学徒吃中灶、大灶。就大灶伙食标准而言，也高于当时当地中等人家水平。清人刘大鹏说：“此间生意奢华太甚，凡诸客商，名曰便饭，其实山珍海错，巨蟹鲜鱼，诸美味也。习俗使然，并无以此为非者”（《退想斋日记》）。

做生意待客用饭也有两种：一种是掌柜等有身份人用饭之处。如归化城（呼和浩特）有一种小班馆子就是此等人吃饭之处。小班馆子是一种高级饭店，内有歌女唱曲，这种馆子多设在比较僻静的街巷。小班馆子每天中午后才开门营业，门面外边用黑布白巾书写“包办酒席”、“南北大菜”幌子。凡来的客商均有自备大骡子轿车。每到吃饭时间轿车能停满一条街。三更天以后才由各商号小伙计打上灯笼，把老板接回去，小班馆子按照山西客商的习惯，制作销售晋商喜爱的菜肴糖饼。小班馆子12人一桌，每桌最少需银10两，有时高达20两。

归化城还有一种大戏馆子，是

叫好，戏场秩序井然有序。